

远行

甫跃辉

我们县大多是山区，坝区东西窄南北宽。我家所住的汉村，在南北中间，东山脚下。离得最近的背后山相对海拔不过四五十米，爬到顶，能望见整个平坦的澡盆样的施甸坝子。汉村、田坝心、九龙、横沟、棉花村，还有我们的小学校，似乎都不大一样了。人是很少看到的，只看见稻田、竹林、房屋和道路。阳光下，寂静被放大了许多倍。往西是看不远的，连绵的西山挡着呢。往南看到底是县城，往北看到底是七零七，它南边一些是由旺。过了七零七，再往北就是保山了——施甸县是保山市（那时候还叫做“保山地区”）的一部分，但我们总觉得，市政府所在地隆阳区才是“保山”。

去保山，是我的第一次远行。

那是小学五年级吧？学校来了位年轻教师，不到二十岁，身材匀称，肤色偏黑，小平头，运动衣，运动鞋。刘汉松老师和我们打乒乓球打篮球，带他班里的学生练书法，玩出很多新花样。再后来，班主任余老师通知，刘老师要带他们班和我们班一起去保山。记忆是零碎的，完全补不全出发的画面了。两个班级同坐的那辆大客车，是怎么开进横沟小学的呢？想不起来了。想得起来的是在路上。那时候施甸到保山走的是老路，全程六十多公里，畏途巉岩，百步九折，山林蓊郁，鸟鸣纷杂。一路上车不多，却忽然的，遭际了此生中的第一次堵车。我们在车上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家的兴致反倒越来越高。纷纷议论，到保山后要做什么。似乎大家都没去过保山。到得保山，去了黑龙潭、北庙水库、太保山，具体的景色是忘却了，一些印象却长久留存，黑龙潭的幽暗、北庙水库的开阔、太保山上“鬼城”的阴森，让我们的情绪一次次波动。在保山街头，我第一次见到草莓。那红红的小果儿，仿佛撒了一身芝麻，看来看去才舍得放一个进嘴里。

再次远行，还是托了刘老师的福。去的是姚关清平洞。在施甸，谁不知道清平洞呢？似乎就在家门口，我们却没去过。

从小学往南十来公里，到了县城，再往南钻进大山，走个二十来公里，就到姚关了。也是走的老路，路比去保山的还要险峻。一路看得见悬崖，悬崖下渺渺茫茫，是纸盒般的房子。山峰、树林，愈发阴郁而沉默。大巴车哼哼嗤嗤爬了半天坡，喘息停了，呼呼呼朝下开，是到姚关坝子了。清平洞呢？自然是不远了。清平洞是几百年前邓子龙将军驻军处，将军是什

么样？我们没有见过。几百年是什么样？我们想象不出。那时候还没学过中国历史，即便学过，邓子龙也很容易被忽略掉。但在我们县，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和我们县有关的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了。

去记忆里搜索，石壁上刻的“倚剑”两个大字刚劲古拙，石洞豁然显现于石壁，洞内幽深昏暗，走几步就可寻见几行刻字。出洞口上山，山上的烹茶亭让我浮想联翩；得有多大的铁锅，才能够煮大象呢？下了山，往前走不多远，是一片荷花池，池中央一座亭子。我沿着曲曲折折的石板桥走进去，想上到亭子二层，却没能上去……这些，大概是被后来的经历补白过了吧？记忆是没有这么有序的，也比这富于色彩得多。再想一想，只记得刚进入院子，我就急切想要脱离队伍登上山，跑出没几步，立马被刘老师喊回来。整个园子，氤氲着新鲜而陌生的气息。对我来说，这正是远方的感觉吧？

这感觉，是在去保山时也有过的。但用文字怎么去形容呢？

清平洞我后来还去过几次，带朋友去过，也带父母去过。带父母去，那是两三年前。说走就走，三个人骑了两辆摩托，我妈和我爸一辆，我独自一辆。平坦的柏油马路从县城一直蜿蜒而上。我一骑当先。姚关并没记忆中遥远。进到清平洞的院子，萦绕在记忆里的那种远方的气息业已荡然无存。山、石、洞、亭，比记忆里的明晰和坚硬。

记忆留下很多黑洞，如今是怎么也补不了了。

那是我童年的最后一次出门远行。去的并不算远——离家大概四五公里吧，是一个叫做长官司的地方。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它叫做“长官寺”。那儿确实也有一座寺庙的。长官司的来历、那位叫做阿苏鲁的契丹人、契丹人和长官司的漫长往事，我是几年前才知道的。那时候只知道，长官司那儿的寺庙不同于别的寺庙，里面是有一座动物园的！

那是我见过的第一座动物园。第一次去，是班主任余老师带全班去的。记得长官司门前有条河，河边有几家小卖部，我在小卖部里买了一种好喝的饮料。长官司里有个动物园，我第一次见到梅花鹿、破脸狗和乌龟。别的动物似乎还有一些，想不起来了。出动物园到后山，一株大榕树静静立在那儿，细看了，如龙蛇般纠缠的根须团住了一座坟莹。这便是有名的树包坟了……所有的记忆，大概也就这么一些。之后，便是回到家后的情形。

绘声绘色和弟弟讲，梅花鹿是怎样的，破脸狗是怎样的，乌龟又是怎样的。但我的叙述是挂一漏万的，是没法和现实比拟的。一问一答中，我渐渐没法应答了。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做了个天大的决定，再到长官司去，再看一遍动物园！

那是春末。阳光耀眼，桃红柳绿。走出村子，水田一片接一片，白茫茫间，一簇一簇秧苗绿绿的，排排行行，茫无涯际。白鹭在踱步，见人靠近，停住，对视几秒，展翅飞远了。小学南边有大片荷花田，荷花田中有几棵柳树，白鸢飞到柳树顶端旋几圈落下，柳树弯下腰，如开了一朵一朵硕大的白花。

云朵堆叠，蓝天沉静。我们走在路上，一个人人都没碰到。爸妈赶上来时，我们吓了一大跳。童年零散的记忆中，这一幕一再浮现：爸妈跳下单车，问我们去哪儿，我说去长官司。他们问，去长官司做什么。我说去看乌龟！爸妈是没见过乌龟的，大约也没见过梅花鹿，甚至没见过破脸狗吧？他们几乎没怎么商量，把我们一抱上车，一起朝长官司进发了。一辆单车怎么坐四个人呢？我找车人撵了一个“几”字形的铁架搭在后座，两边各有一个兜，我和弟弟就坐那兜里。路从我们脚下嗖嗖地退却。

不多时，到了长官司，门大开着，不少人在寺庙里。整个院子，比第一次来时似乎要亮堂许多。我们不仅如愿看到破脸狗、梅花鹿和乌龟，还各自喝了一大碗红糖水。红糖水是刚刚从一个金色小人儿头顶淋下的。那小人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糖水从他的头顶淋下。寺里的人说，这是刚刚出生的小太子。他从哪儿出生的呢？我们问。是从他妈妈的胳肢窝里，寺里的人说。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是浴佛节；那个“小人儿”，乃释迦牟尼。

作为酿酒师的小说家

——读铁凝最新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

张 莉

《飞行酿酒师》是铁凝的新小说集，收录了她近年创作的十二部短篇作品。即使你已深为熟悉这位小说家的创作，这些小说还是让人惊喜。它让人想到，好小说有如葡萄酒，而好的写作者无疑是优秀“酿酒师”。——他们取材于大地上那些平凡而日常的果实，通过神奇的酿造技术，使之变成可以窖藏的“琼浆”。

《伊琳娜的礼帽》是这部小说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被同行赞誉为首具契诃夫风格。作为旁观者，“我”目睹了一对俄罗斯男女在机舱的邂逅。尽管“我”不能听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却胜似千言万语。飞机落地后，一切戛然而止。伊琳娜和迎接她的丈夫拥抱，而目睹一切的儿子萨沙呢，“他朝我仰起脸，并举起右手，把他那根笋尖般细嫩的小小的食指竖在双唇中间，就像在示意我千万不要作声。”——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小说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从而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异域”处境的斑驳复杂。细微而丰盈、有趣而盎然、节制而深刻，《伊琳娜的礼帽》举重若轻，既是具体的，又有象征性，被视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和《伊琳娜的礼帽》相似，《飞行酿酒师》中收录的其它十部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地也都并不宽阔，一个女性被邀和当年的伙伴聚会，她突然想到了“风度”那个词；内科诊室的女大夫突然反常地要求病人给她量一量血压；生性吝啬的父亲临终前嘱咐儿子偿还当年的债务；做夜车司机的丈夫路过妻子做保姆的北京城，他们希望有一个夜晚可以“相欢”；妻子艾理心脏病发作，而丈夫当时不会海姆立克急救法，错过了最佳的施救时间；别墅区里散步的女人心中有“铅灰色感觉”涌起……这些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家庭的餐桌上，发生在饭馆、诊疗室、旅馆、机舱，尽管活动范围有限，但读来却有宽广、辽阔之感。小说家试图在短篇小说的有限空间里拓展表达的无限可能。

《七天》尤其如此。小说由一位别墅女主人的烦恼起笔，她不知如何对待家中那位不断长高的小保姆布谷。从家乡回来的布谷几天之内越来越高，实在让人震惊，不仅仅如此，她时刻有饥饿感，要吃光冰箱里所有的东西，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她生理期的反常……谁能猜到布谷突然长高的秘密呢？布谷家乡旁边新建了加工厂，从车间流出来的废水流进村外的河，那正是全村人吃水的河。孩子吃了河里的水，上课时坐不住，乱动。污水使布谷和家人的生活发生改变。在工厂做工的两个姐姐也越长越高，厂里辞退了她们，婆家退了亲。

《七天》起笔奇崛，想象力卓异。

它既是现实的，又超越现实。普通的别墅连接着我们无穷的远方和远方的村庄，那无数人的生活就这样实实在与别墅生活相连。女主人感受到了恐慌。“阿元眼前刹那间出现了两个女人，如两棵移动的大树，正穿越崇山峻岭，迈着长腿向北京方向奔来。在两个女人身后，影影绰绰的，又有一些面目模糊却高大无比的村人，也正尾随着她们。”《七天》使人认识到，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不论贫富，每个人都与时代命运息息相关。小说结尾，布谷主动离开了雇主家。她没有再去厨房大吃，而是把房间和卫生间清洗干净，留下了一张字条，黎明之前悄悄远走。着笔于家庭内部，《七天》写得如此辽远。小说从一个女性身体的反常出发，写出了我们时代的巨变，写出了巨变带给每个人的影响，那些显在和隐在的巨大影响。

与小说集同名的《飞行酿酒师》写的是饭局，又不只是饭局，还是人与人的相遇。喜欢红酒的富人无名氏想与著名酿酒师相识。但饭局并不愉快，酿酒师无意讲解知识而只是希望游说无名氏给他的葡萄庄园投资 500 万。无名氏感到索然无味，酿酒师也因为没有游说成功而恼怒。没有寻常的戏剧冲突，他们之间甚至没有言语的冲撞。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一切都已发生。这便是小说的魅力。沮丧的酿酒师在地下车库里将奔驰车刮出一道触目划痕后才感到平静。无名氏则意识到自己住的 21 层太高了，而四合院里的酒窖似乎又太深了。“不知深浅”的他很想给当年口无遮拦的老同学打电话聊聊，但电话里传来的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号码不存在，请查证后再拨。”

作为小说家，铁凝有非凡的洞察力，她看到许多沟壑横亘在人群之间，沟通如此之难。原来匮乏可以让人如此扭曲，原来富有可以让人如此失落。她冷静而有力地讲述了无名氏与“酿酒师”之间的巨大心理落差，进而刻画出了我们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事实上，她准确捕捉到了我们时代各个阶层的共有气息，这种共有气息里既有心灵安宁的向往，也有面对经济快速发展时的落寞、迷茫和惊慌。——作为读者，我们感受到她的同情，那是怀有热爱和尊重的同情，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她贴着她的这些人物，她是和她的人物“同甘共苦”的作家。——他们有共同的热爱，共同的渴望，共同的幸福，共同的忧虑，共同的困扰。正是这些广泛而深切的“共同”，使她画下我们时代人那丰饶、繁复的心灵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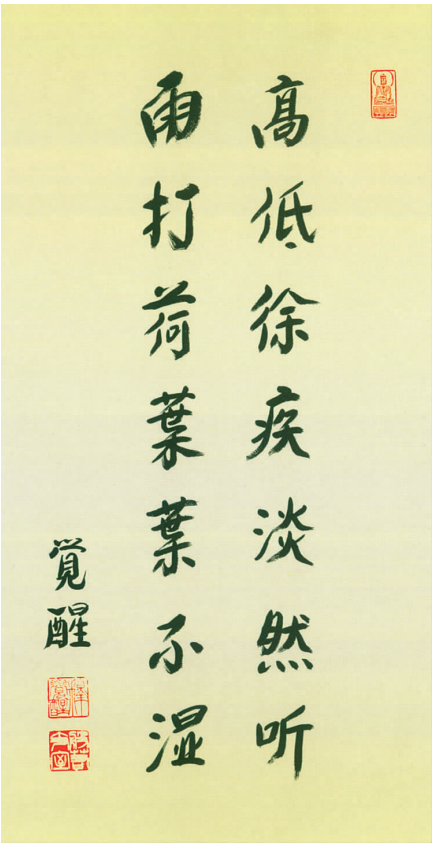
要特别提到，铁凝是深具语言敏感性的那种作家，她总是能激发汉语内部的能量，给“旧词”以“新意”。《风度》中，“风度”连接起三十多年

前的风度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巨大变迁；《海姆立克急救法》中，“海姆立克急救法”不只是一种救生手段，还意味着一个男人如何反省他与妻子的关系；《火锅子》中，“火锅子”不只是“火锅”的称谓，还意味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再见”一词在小说《告别语》中别具光泽。逃婚的女孩子朱丽来到北京住别墅的舅舅家，她渴望开始新生活，但又不知如何告别过去。她看到两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不断练习着告别，“再哎哎哎哎哎”。这使朱丽获得了某种启示。“那像是欢欣和绝望情绪的一种混合，激烈而壮观。像冰河在春日太阳的照耀下突然融化，‘嘎啦啦’地迸裂着自己，撕开着自己。叫人觉着，生活其实是从‘再见’开始的，当小宝和露露那么急赤白脸地用‘再见’告别时，生活才真正走进了他们的生命。”“再见”因为这部小说而焕发一种魔力，它是如此美妙的“告别语”，它与勇气、与新生活产生了紧密关联。

诚挚、敏锐、生动、庄重而不失亲和力，这是属于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的优美调性。在这里，铁凝讲述复杂的情感，爱的朴素和日常，爱的多面和多义；同时，她也揭示那种虚伪，装腔作势和人与人之间并不真诚的东西。她辨认普通人的面容，写下他们的喜乐，但更重要的是用笔探进他们内心的深海，刻下他们心灵深处的暗影。表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地表之下的岩浆，人心内部的起伏。说到底，铁凝是我们时代世道人心、精神世界的精微观察者，她有卓尔不群的表现力，——在她笔下，那些平凡而普泛的人们，既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弟兄。

小说集也触及了人类身上那些普遍性的东西。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内心的贫穷与富有，爱与责任，婚姻与背叛，也都尽在这部短篇集中。“忘掉表面的生动与生活的形似，剩下



选自《新护生画集》，觉醒书 戴逸如画

护草护木护有情

戴逸如

十年。十年究竟是算长，还是算短呢？

初读到称十年为弹指一挥间之类的话头，我年龄尚幼，对老师课堂上的解释深信不疑，夸张语而已。跨入青少年行列，更以为那简直至极夸张之能事了。那时的年轻人，尽管屡被噩梦驱赶着走，但眼前犹自屹立着历史上的巍巍群英。十年，那是何等漫长的光阴啊。十年，足以做成名垂青史的大事。那时的双眼全然被揽明月、盗天火之类的眩目幻想所遮蔽。

等到明白过来，两鬓已然染霜。《释迦方志》说：“从十岁至于八万，复从八万至于十岁，经二十反为一小劫”。佛陀宣讲《大乘经》时，历时六十小劫而不起于座。听众专心，聆听六十小劫而身心不动。“听佛所说，谓如食顷”。（《法华经》）区区十年，即上达之十岁，你看，完全被忽略不计了。

杜牧有“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忏悔诗，巴金有《十年一梦》的痛彻心肺的散文，不约而同，都把十年比作了梦一场。

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勇斗士，当有日本朋友求他墨宝时，他笔下流出的，出人意料，居然不是自撰诗句，也不是唐宋诗词名句，也不是日本俳句，更不是同时代闻人名流的嘉言警句，而是“如露复如电”五个字。

这五个字出自《金刚经》，原来是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透过这五个字的面料看衬里，藏着的不正是一个梦字吗？

有位书法家朋友，把《金刚经》四句偈写成一幅斗方，竖排，从右到左。其书法主攻翁同龢体，略得厚实、朴拙、雄浑之笔趣。

应如如作露梦切如亦幻有如是泡为观电影法

正欣赏间，我悚然而惊，继而憬然有悟，问：“你知道你书写了一幅藏尾诗吗？”

他愕然。

我将底下四字依现今阅读习惯从左至右读出：

观电影法

噫，若观人世间而能以“观电影法”观之，岂不切中！

二零零六年夏，似毫无征兆，我得遇护生因缘。玉佛寺寺住持觉醒大师和尚约我创作护生挂历，从二零零七年起至二零一六年止，为期十年。

一晃，十年从毛笔下匆匆溜过了，真正迅回刹那啊。

十本挂历，已然从墙上一一摘下，静静地摊在了我面前。我摩挲，我信手一页页翻来，竟然有了些许陌生成感，似曾相识。不，能不相识吗？十番雷雨、十番北风、一笔笔添墨、一遍遍染色的情境，恍如梦境。如今，十本挂历要接过弘一大师、丰子恺先生《护生画集》的接力棒，汇编成《新护生画集》付印了。

宛如电影。区区十年，在电影里也是费不了几个啥喀的。

摩挲中，挂历竟像阿拉丁神灯，种种意象蜂拥而出：雨花，翠云，蕉鹿，昭光，桃红，戴胜，碧华，啼红，断鸿，豆蔻，黄鹂，兰梦，考拉，银屏，笙鹤，袋鼠，茵苔，流苏，鸢尾，企鹅，孤鸾，金鸭，鸥鸟，画眉……一幅幅画面正是一个个镜头。每一个镜头背后都有导演台本，有场记，有花絮，有排练，有画外音，有八极之惊，有万仞之游。

那光影声色近近远远，忽徐忽疾，

或轻歌曼舞，或响遏行云，纷纷攘攘，盘旋重叠，时而闪入，复又淡出……终于汇成两行诗，叠印在流动的镜头上：

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

是苏东坡的诗句。东坡诗里是说自己虽屡被贬谪，身似飘蓬，而赤心终不沾滞，所谓池荷不湿，火玉常冷。他是在与胞弟子由道别时，作了这首诗的。遥想初次读到这两句诗时，我的感受竟如突然遭烙铁之烫，浑身一激灵。日后回想，一个世事未谙、记忆力平平的毛头小伙子，何以会产生如此强烈反应，过半世纪而不忘呢？大概是因为我先读到过东坡与佛印“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的有趣传说吧：

金山寺佛印大和尚是东坡知己，两人时常谈诗论道。一日，东坡灵感袭来，写了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掠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颇为自得，派人送给江对面的佛印去看。

很快收到回件。东坡满以为佛印会点赞一番，却不料诗笺上只批了一

字：“屁”。

东坡十分气恼，跳将起来，赶过江去，要讨说法。

才奔舟登岸，却望见佛印已候在山门。佛印笑嘻嘻地问：“你不是说你八风吹不动吗？怎么让我一个屁字就打过江来了呀？”佛家是把“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称为动摇人心的八种邪风的。东坡听闻，当下大怒：是呀，佛印仅用一个字就测出了我修的深浅，还好意思自夸“八风吹不动”吗？

荷叶，遂成为东坡修炼的参照物。他在八风撼摇中潜心修炼，终于悟出吾心安处即是家的道理，终于接近了不沾不湿的荷叶境界。

浮上我心头的东坡两句诗，犹如酵母，一时竟诱发了我护生思绪的面团，得俚句十六行。

诗曰：

一
悦服舍身饲雏鹰，护草护木护有情。需知此心无尽藏，花落花开总是春。

二
三生石上来回行，蜻蜓初点探重轻。十年欢喜护生梦，诸相实名是虚名。

三
灵窍不啻恨无穷，莫因狼狽疑护生。一错再错总是错，东郭毕竟可怜人。

四
如电如影如电影，声色光影次第演。花怒云郁白鹤映，踏浪有无生灭间。

（《新护生画集》，觉醒书 戴逸如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